

坟 生

张建春

坟生一直到老,都为自己的名字纠结。叫什么不好,偏叫个坟生。坟是埋死人的地方,坟生人,多不吉利。

小时坟生并不在意,成人后,坟生对此耿耿于怀,求着母亲改名字。母亲一句话回答干脆:不中,要改找你大去。“大”在当地是对父亲的称谓,坟生的名字是大起的?

大甚样子?没见过。坟生想找也找不到,别说改名字了。坟生太想改名字了,为这梦见过大,可梦中的大面目模糊,鼻子眼睛都看不明白。梦中要大改名字,大“哼”了声,留给坟生一个瘦瘦的背影。

坟生问过母亲,大是什么个长相?母亲想了半天才说:饱鼻子、饱眼睛,浓浓的眉。这算什么呢?但说这话时,母亲的眼眶红了。

大早年离开了家,早到什么时候?和母亲结婚的第四天。

那年日本鬼子占了县城,父亲二话没说,脱下新郎的衣服就要上前线。坟生的爷爷、奶奶不松手,坟生的母亲也哭着求,没用的,父亲还是在结婚的第四天早晨,悄悄地离开了家。

这一走,就再也没有音信。

关于坟生的名字,在村子流传两种说法。

一是说,坟生的父亲在早晨悄然离家,跪拜了熟睡中的父母,一个人到祖上的坟地,去和祖先们道个别,告诉祖上,他不是怂包,要保家卫国,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谁知坟生的母亲悄悄跟在了身后,夫妻俩在坟地紧紧拥抱。坟生的母亲,强求坟生的父亲,一定要留下个后。

就是这次,母亲有了坟生。对这传言,坟生的母亲坚决不承认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坟生的名字,就是这个早晨,坟生的父亲定下的。母亲一万分的认定。

二是,坟生父亲走后的第十个月,日本鬼子清乡扫荡,坟生的母亲挺着大肚子躲藏,无处可去,躲进了祖坟地。是个夜晚,坟生的母亲临产,将坟生平安生在了老坟地。祖上庇护呀,由之叫了坟生。

对第二种说法,坟生的母亲不认可,说坟生的名字,是坟生大起的。在老坟生下坟生,只是个巧合。

坟生记事早,记得牢的有两件事。一是母亲半夜里嘤嘤地哭,整夜整夜地哭。再就是母亲喜欢拉着坟生去老坟地,把老坟地上的草清了又清。但是有一种草母亲始终留着,婆婆纳,二月份开蓝蓝的花。

坟生也喜欢婆婆纳,蓝色的花像小小的蓝精灵,深深地看坟生。坟生还记得,母亲喜欢把婆婆纳的花用草茎串了,戴在头上,这时母亲总是一脸羞红。

坟生的母亲刚五十出头就去世了,村里人说母亲硬是想坟生的父亲想死的。坟生不这样认为,坟生知道,母亲是累死、苦死的,母亲心苦,苦得喝了黄连。

母亲去世前,拉着坟生的手,唯一的交代,坟生不准改名,这是父亲唯一留下的印记,改了父亲就找不到家了。

父亲会找家吗?坟生的母亲肯定地说,一定会找的,生和死都会找。

有几年坟生的母亲学着认字,认得吃力,还是认。坟生的母亲后来能读报了,能写上一段文字了,别人赞她。坟生的母亲撇撇嘴,不为别的,看报上可能找到坟生的父亲,如果文生的大来信,能回个信。

坟生的大没有音讯,坟生的母亲等不及了,撒手归入了老坟地。坟生母亲的坟上披满了婆婆纳,一到二月天,蓝颜色的花就疯了样开。

坟生在村里受人尊重,坟生二字被一代代人说起。两个传言生了根样,在村子里人的心中攀援。打日本鬼子的人够种,是英雄,英雄的后代是要树起来的。坟生也没辜负这个名字,一辈子腰挺得直直地做人。

坟生九十岁时,死在了生日场。

儿孙们为坟生做九十大寿,欢心的事。人们把坟生的名字来由又说了一遍,九十岁的坟生“呵呵”笑,但还是纠结,说:坟,不吉利。孙子接过话了:有什么不好?鲁迅还有著作就叫《坟》呢。坟生张大了眼,《坟》坟生没读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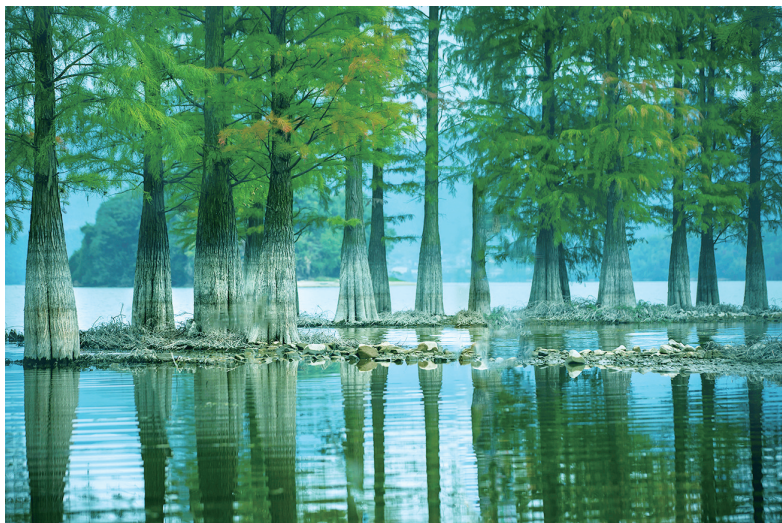
也是巧了,坟生做九十大寿天,县里来人,指名道姓找坟生。不为别的,坟生的大有了落处。

坟生的大参加了新四军,在一次和日本鬼子对决中,壮烈牺牲。坟生的大没留下别的,一封信,信中提到了“我儿坟生”。

循着坟生,坟生的大找到了家。

坟生老泪纵横,说:大啊,你饱鼻子、饱眼睛、浓浓的眉,我梦见过……说罢,竟无疾而终。

坟生的坟和母亲的坟相邻,婆婆纳从母亲的坟向坟生的坟蔓延,不久,蓝色的花开成了一片。



临水而居

汤青 摄

心上合欢

张金剛

村口有两株开花的树。每逢盛夏,碧绿的枝叶间便腾起粉红的云霞,并弥散着甜甜的香味,笼着荷锄劳作的农人,笼着返乡归家的游子。

每每闻见这花香,看见那花儿,心中便莫名地涌生一股暖意,进而心生欢喜。

童年时,曾与小伙伴儿一起攀上树杈,摘下几朵,送给爱臭美的小妹绒绒。绒绒兴奋地戴在头上,红霞便在发梢浮动跳跃,与绯红的小脸儿一样美。有时,调皮的孩子会欺负“老实人”,举着花儿,捻动花柄,如挥动一把小扫帚,轻扫人家的脸蛋儿或耳朵,痒得很。

我常爱将花儿摆在掌心把玩。簇簇柔长的花丝顶着嫩黄的点状花粉,如古时美人撑开在胸前的绒扇,透着或妩媚或淑雅的古典美。只是美人不知何处去,空留无数绒扇在树间。端详完,会将花儿夹在书页间,绒扇风干定型,香味隐隐还在,花香与书香交融,引我展书苦读,相伴日夜。

这花叫啥?当时未曾从书中识得,只随乡亲们亲切地称她“绒花”,应是取“花开绒绒”之意。甚好!一个“绒”字,质感、情态,乃至气质、色彩,全有了,透着喜欢。绒花,就这样一年一年开在故乡,开在我的心上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离开故乡,在小城工作。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,令我心生孤寂,惟有用无尽的奔忙、打拼将生活填满。一次加班结束,我疾步迈进一家刀削面馆,点了一大碗犒劳自己。抹嘴,走出面馆,仰面,深呼吸,竟闻到一股熟悉的花香。对,是绒花,是绒花香。

就在面馆外的街头,几株行道树就是绒花树。半年有余,整日匆匆,从未细细看过她们,但这盛夏,我还是“闻香”识得了这久违的绒花,和故乡的那两株一模一样。昏黄的街灯下,依稀辨得那团团粉红、枝枝翠绿,不由得心中踏实下来。于是,每个晨昏上下班,我便特意绕路看过那几株绒花,当然也成了那家面馆的常客。

店主是位山西人,经营十余年,端上桌的刀削面量足、味美、价廉,且服务周到,口碑甚好。来这里的顾客络绎不绝,从早到晚没个闲暇。店主说:“来这儿开店时,就有这几棵树,也是沾了这树的光,不少人寻香而来,吃面赏花。这树很有意思,早晨迎着阳光,花儿像扇子一样打开,叶子也展开;晚上,花叶又像含羞草一样合拢起来。我每天和这树一起,早上开张,晚上打烊,一天忙忙碌碌,和来往顾客和和气气……知足!”

有这般神奇?几日观察,果真如此。我翻阅书籍,查得绒花竟有一个甚是诗意的学名——“合欢”。还寻得一首作者不详的咏合欢花的词作:“三春过了,看庭西两树,参差花影。妙手仙姝织锦绣,细品恍惚如梦。脉脉抽丹,纤纤铺翠,风韵由天定。堪称英秀,为何尝遍清冷。最爱朵朵团团,叶间枝上,曳曳因风动。缕缕朝随红日展,燃尽朱颜谁省。可叹风流,终成憔悴,无限凄凉境。有情明月,夜阑还照香径。”虽有几分凄凉,却言尽合欢之美。

合欢,因“合”生“欢”。这名字,我更喜欢,透着生活的真义与美好的期许。于是,我权当“合欢”是大名,“绒花”是小名了。

也因了这合欢树,我试着将异乡当作故乡,将异乡人视作故乡人,慢慢融入了小城,与合欢树一样日出抖擞,日落休整,工作打开了一片天地;与合欢花一样温和待人,播撒馨香,珍惜与每个人的同城之缘,因此不再孤单。

我真正如街边的合欢树一般,在小城扎下根,是在成家之后。当年与妻结婚之时,正值盛夏,租住在城东一处小院的两间西厢房,巧的是院中竟植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。树干粗壮,枝叶葳蕤,花开馥郁,满院飘香,笼着这座小院,笼着我们俩。在树下,搭棚做饭,摆桌吃饭,摇扇乘凉,静扫落花,捻花逗趣,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。

房东说,这株合欢是他父亲当年栽下的,几十年,根深叶茂。人虽已逝,却将这树留给了后人。老人家是热爱合欢之人,更是谦恭和善之人,因高大的合欢树影响了邻居采光,老人家忍痛割爱,毅然砍掉了伸向邻居院内的那枝。树的伤疤还在,可几代邻里的和睦更在。

因这合欢,我和妻子恩爱有加;也因这合欢,与房东一家及左右邻居有了很深的情谊。以至于我们离开那院十几年,依然常在合欢花开的时节,回那里看看,看看如今的他们,看看当年的我们。

今年我要经常离开故乡,离开小城,在外工作一年。那日,妻子微信中说:“街里的绒花开了,回来看看吧!”我顿时心生欢喜,上上次离家,合欢树刚冒出新芽;上次离家,已然挺起了浓密的树冠;如今合欢已绽放,是时候回家看看了。

想必,村口的、街旁的、小院的合欢皆已开好,也正等着我。这不,一朵一朵的合欢已从故乡如小绒伞一般纷纷扬扬飞来,落在我的心上,绒绒的、粉粉的、甜甜的,还痒痒的。

